

《馬蘭鎮屬肆至八到相距里數圖冊》與《[清穆宗梓宮安奉陵寢路程圖（自白澗至桃花寺）]》初探

——從輿圖看清東陵的管理與殯葬活動

孫靖國

內容提要：本文對中國科學院國家科學圖書館所藏的兩幅輿圖：《馬蘭鎮屬肆至八到相距里數圖冊》與《清穆宗梓宮安奉陵寢路程圖（自白澗至桃花寺）》進行了辨識工作，並以此為切入點，探討了清代東陵陵區的防務及護送帝后梓宮赴東陵等陵寢相關的制度與流程。

關鍵詞：東陵 防務 輿圖 清穆宗梓宮

清代享國近三百年，又為少數民族所建立，所以形成了相對獨特的陵寢制度。從空間上看，清代共建設了三大陵區，分別是盛京（今遼寧瀋陽）的盛京陵、直隸遵化州（今河北遵化）馬蘭峪的東陵和直隸易州永寧山（今河北易縣）的西陵，另外還有興京（今遼寧新賓）的永陵，是努爾哈赤的祖陵。有清一代，為尊崇皇權，慎終追遠，非常重視皇陵的建設和管理。在對清代皇家陵寢制度的研究中，現已充分利用包括圖書、檔案、考古、實地踏勘等多種手段，本文擬利用兩種與東陵相關的輿圖，以窺清代陵寢制度與管理之一斑。

一、《馬蘭鎮屬肆至八到相距里數圖冊》與東陵防區

清東陵是清廷入關後在北京附近所修建的兩個帝后陵墓區之一，也是清代所修建的最大的皇陵區，地處今河北省遵化縣馬蘭峪西的昌瑞山下，西距北京二百五十里左右。陵區東起馬蘭峪，西至黃花山，北接霧靈山，南面有天臺、煙墩兩山相對峙，整個陵區佔地面積達2500多平方公里，是一組規模宏大、建築體系比較完整的清代帝王陵寢建築群。^①清東陵自順治十八年（1661）籌建，到光緒三十四年（1908）十月慈禧陵重修工程告竣，歷經247年。在幾乎近兩個半世紀中，先後建起了5座皇帝陵、4座皇后陵和5座妃園寢。5座皇帝陵是：順治皇帝的孝陵、康熙皇帝的景陵、乾隆皇帝的裕陵、咸豐皇帝的定陵、同治皇帝的惠陵。4座皇后陵是：昭西陵、孝東陵、普祥峪定東陵（慈安陵）、菩陀峪定東陵（慈禧陵）。5座妃園寢是：景陵皇貴妃園寢、景陵妃園寢、裕陵妃園寢、定陵妃園寢、惠陵妃園寢。加上陪葬墓，合計起來，清東陵陵區內外共有大小陵墓達30座之多。從康熙二年（1663）首葬順治皇帝、孝康皇后、孝獻

皇后起，到1935年最後葬入敬懿皇貴妃、榮惠皇貴妃止，歷時272年，清東陵先後葬入了5位皇帝、15位皇后、14位皇貴妃、8位貴妃、28位妃、18位嬪、22位貴人、16位常在、9位答應、4位福晉、17位格格、1位阿哥，合計157人。^②

為更好地保護陵寢安寧，也為尊崇皇權的至高無上，清朝在陵區設置了眾多機構，在京城至陵區之間也多所營建，以符合皇室殯葬和謁陵的需要。

在陵區，最高權力機關是代表皇室駐守在馬蘭峪的王府和公府，但從總體來說，具體事務則由五大機構來管理，即內務府、禮部、八旗、綠營和工部。東陵內務府最高長官是東陵總管內務府大臣，雍正元年（1723）始設，第一任總管內務府大臣是董殿邦。由乾隆四十年（1775）開始，此職由馬蘭鎮總兵官兼任。八旗兵的主要職責是保衛陵寢安全，總兵力有1200多人。而陵區的治安，則由馬蘭鎮所統轄的綠營承擔。陵區所在的順天府遵化本為一縣，康熙十五年（1676），因“建世祖章皇帝孝陵”，升縣為州。^③又在乾隆八年（1743），因“恭值萬年吉地定於州境”，升為直隸州，轄玉田和豐潤二縣。^④

馬蘭峪地處燕山衝要隘口，地勢險要，在明代就已設副將鎮守。清廷入關後，長城內外歸於同一政權管理，遂祇設馬蘭峪都司管轄馬蘭關。清世祖在馬蘭峪確定陵寢位置後，為加強皇陵地區的衛戍，康熙二年（1663），設副將鎮守馬蘭關，雍正元年（1723），馬蘭口副將改為總兵官，中軍添設游擊一員。^⑤馬蘭鎮總兵下轄鎮標左、右兩營，曹家路營、牆子路營、黃花山營、餘丁營六營，嘉慶五年（1800），直隸提督特清額向仁宗奏請：“馬蘭鎮之設，首重山陵風水。而遵、薊二營之於陵寢即為東西二面之門戶，應將遵化營游擊一員，城守營千總一員，兩哨及羅、石把總四員，經制外委一員；薊州營都司一員，城守營千總一員，盤山汛千總一員，兩哨把總二員，看守行宮經制外委五員，額外外委一名，均歸併馬蘭鎮專管，庶於風水地方均為嚴密”，^⑥增加了遵化與薊州兩營。

中國科學院國家科學圖書館藏有一冊輿圖，描繪了清代中葉馬蘭鎮及下屬各營的管轄地域範圍以及轄區內的重要軍事設施。輿圖編號為1195998，冊裝，共33葉，每葉24.7×23.8cm，採用一說一圖的形式，先說後圖。藍色紙封，圖題貼紅，題為“馬蘭鎮屬肆至八到相距里數圖冊”，該圖在裝訂過程中將葉下方相當一部分裁掉，致使部分文字與圖像丟失，信息不全。卷首記有款識：

馬蘭鎮中軍游擊薦舉候陞參將帶尋常加壹級紀錄貳次穆隆阿

呈遵將馬蘭鎮屬左右兩營併遵化營薊州營曹家路牆子路黃

地界四至八到相距里數接壤處所繪

造冊呈送須送至冊者

卷末記：“咸豐元年拾貳月”，並加蓋關防。

據光緒《遵化通志》，當時的馬蘭鎮總兵為宗室慶錫，滿洲正藍旗人。他是清太祖努爾哈赤同父異母弟穆爾哈齊七世孫，其祖父為嘉慶朝東閣大學士祿康，父親為道光朝文淵閣大學士耆英，曾於兩次鴉片戰爭期間主持對外事務。慶錫於道光二十七年（1847）任馬蘭鎮總兵，同年離職，為身為侯爵的正藍旗蒙古人倭什訥接替。道咸時期，馬蘭鎮總兵一職極不穩定，很少有在位超過五年的，到了道光三十年（1850），該職先是宗室禧恩即任，旋為慶錫再次就任。他也未久任，咸豐四年（1854）即離任。^⑦

其背景應該是道光三十年（1850），清文宗即位後，指斥耆英“率意敷陳，持論過偏，顯違古訓，流弊曷可勝言”，“在廣東抑民奉夷，謾許入城，幾致不測之變。數面陳夷情可畏，應事周旋，但圖常保祿位。……貽害國家”，耆英遭到降職失勢的處分，慶錫也自然受到連累，到咸豐五年（1855），慶錫因向屬員借貸被劾。^⑧

這部圖冊就應該是慶錫再次就任前後，由當時任馬蘭鎮中軍游擊的穆隆阿負責主持編繪呈送的。根據光緒《遵化通志》的記載，穆隆阿是鑲黃旗漢軍人，咸豐八年（1858）任馬蘭鎮總兵。^⑨根據所描繪內容，卷首款識第二行下應闕“花山”二字。

圖冊共繪製馬蘭鎮總圖及遵化營、薊州營、曹家路、黃花山營圖，共五幅，綫裝。圖冊採用形象化的符號法進行描繪，重點在突出陵寢、城堡、長城、門隘、道路、橋梁、鋪遞、營汛、村莊等軍事駐防體系，以符合馬蘭鎮“防護陵寢”的功能定位，五幅輿圖都沒有標識方位，但能看出是上北下南。圖中地名用貼籤，其中清皇室陵寢用貼黃，其他用貼紅。山巒用大小不一的山水畫式符號呈現，上部量以青色，以體現植被覆蓋。河流用雙曲線表示。不同的圖幅，駐地符號與繪製技法並不統一，在“馬蘭鎮總圖”中，軍隊駐地多用“回”字形符號，長城關隘用上帶雉堞的城門形符號，營房用側面視角的若干房屋符號表現。陵區垣門用門狀符號，向內倒置，皇帝陵與皇后、妃嬪陵寢採取規格不同的陵墓符號表現。因後世裝幀切割粗暴，圖中南端以至大紅門和昭西陵的殘缺部分、清高宗的裕陵等陵區西部陵寢不復現於圖中。在“遵化營圖”、“曹家路圖”和“黃花山圖”中，遵化州城與三屯營等高等級駐地四周城垣及城門均向城內倒置，其他駐地用“回”字形符號表示，驛鋪用挑著紅色三角旗幟的望樓莊符號繪製。在“薊州營圖”和“牆子路圖”中，薊州城、牆子路等高等級駐地城堡用透視方法繪製，城門、佛塔、寺觀、壇廟等都用形象畫法表現，繪製較精細，則此圖冊應出於不同人之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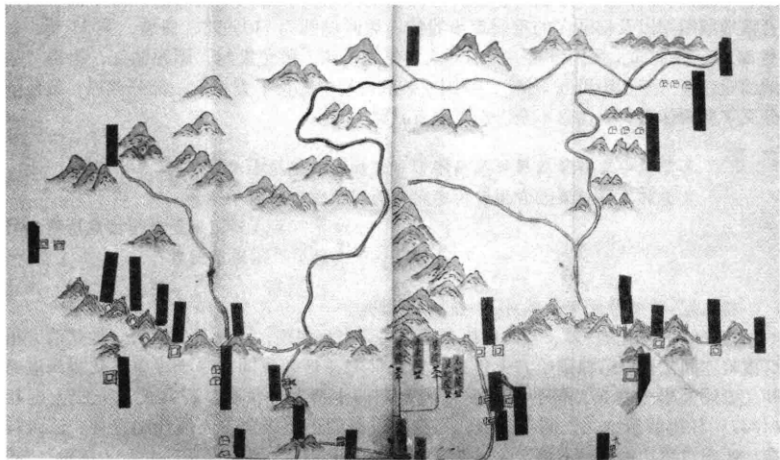


圖1 馬蘭鎮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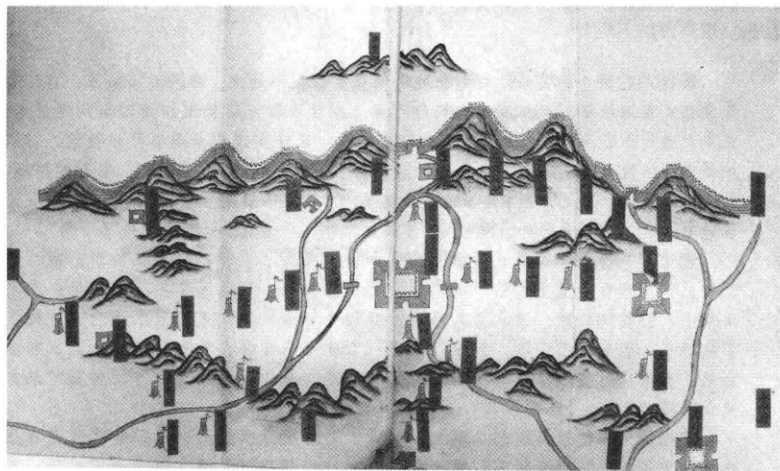


圖2 遵化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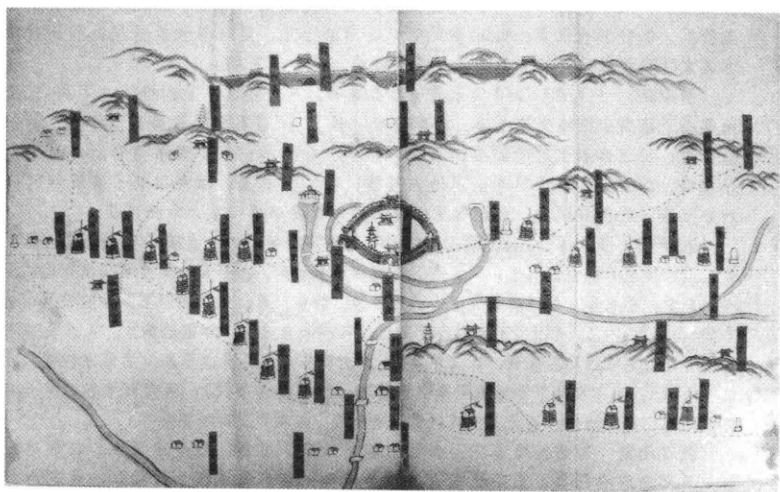


圖3 蘄州營圖

圖說與圖對應，記敘了馬蘭鎮及各營的位置、防區的四至八到，以及防護任務等
信息。現移錄於下^⑩：

鎮標左右營 馬蘭鎮左右兩營駐劄係直隸遵化州地方，專□陵寢風水，自鎮營
至京都貳百捌拾里，至保定府省城陸百里。兩營所屬接壤營汛相距四至八到里數：
正東與遵化營屬沙坡峪地方接壤，計肆拾叁里；正南與遵化營屬石門汛接壤，計貳
拾肆里；正西與鎮羅關地方接壤，計壹百肆拾伍里；正北與牆子路、牛素撥接壤，
計壹百零叁里；東北與曹家路窄道子汛接壤，計壹百肆拾貳（下關）；西南與黃花山
營地方接壤，計叁拾貳里；西北與鎮羅關所屬乾潤嶺接壤，計壹百叁拾（下關）。

遵化營 馬蘭鎮屬遵化營駐劄遵化州城，東至三屯營，計程伍拾里；南至丰
潤縣，計程壹百壹拾里；西至石門鎮，計程陸拾里，至淋河交界柒拾伍里；北至
半壁山，計程伍拾里；東北至喜峰路，計程壹百貳拾里；東南至永平府，計程貳
百貳拾里；西南至玉田縣，計程玖拾里；西北至馬蘭鎮，計程陸拾里；至京都叁
百里；至保定府省城陸百叁拾里。遵化營本城文職原設驛站壹處，所屬石門汛亦
又文職驛站壹處。（下關）

薊州營 馬蘭鎮屬薊州營駐劄薊州城，至馬蘭鎮玖拾里；至京都計程壹百捌
拾里；至省計程伍百壹拾里；東至淋河交界肆拾伍里，至遵化營壹百貳拾里；西
至段家嶺交界伍拾里，至三河營柒拾里；南至下倉鎮交界陸拾里，至寶坻營捌拾
里；北至黃崖關邊城陸拾里，係黃崖關汛界；東南至梯子山交界肆拾里，至玉田
營捌拾里；東北至西峰口交界肆拾捌里，至馬蘭鎮捌拾肆里；西南至侯家營交界
陸拾里，係寶坻營汛界；西北至馬蘭口交界柒拾里，至平谷營玖拾里；薊州營除
本城文職原設驛站壹處，餘外並無設有驛站，理合（下關）

曹家路（上關）正東與承德府所屬亂石河地方接壤，計貳拾伍（下關）；正
南與牆子路屬南橫嶺交界接壤，計肆拾貳〔里〕；正西與提屬司馬臺汛接壤，計伍
拾伍里；正北與承德府所屬倒搬嶺口外接壤，計拾里；東北與承德府所屬漢嶺口
外接壤，計拾里；東南與老廠溝地方接壤，計陸拾叁里；西南與牆子路屬仰脖嶺
地方接壤，計伍拾陸里；西北與承德府所屬白嶺安口外接壤，計拾貳里。

牆子路 牆子路駐劄係密雲縣地方，專為防護後龍風水，自牆子路至馬蘭鎮壹百
捌拾里，至京都貳百貳拾里，至保定府省城伍百叁拾里。牆子路所屬接壤營汛相距四至
八到里數：正東與老廠溝所管興隆山地方接壤，計柒拾里；正南與將軍關所管峨眉山地
方接壤，計伍拾伍〔里〕；正西與密雲縣營豆各莊地方接壤，計伍拾捌里；正北與曹家
路屬吉家營南橫嶺交界接壤，計（下關）；東北與曹家路屬窄道子扁擔溝地方接壤，計
玖（下關）；東南與將軍關屬乾潤嶺交界接壤，計肆拾（下關）；西南與平谷縣華山莊
地方接壤，計伍拾里；西北與密雲縣屬暖泉會地方接壤，計肆拾里。

黃花山營 馬蘭鎮屬黃花山營駐劄薊州地方，專為防護陵寢風水，自黃花山
營至馬蘭鎮肆拾伍里，至京都貳百肆拾里，至保定府省城伍百陸拾里。黃花山營
所屬接壤營汛相距四至八到里數：正東與鎮標西峰口接壤，計伍里；正南與薊州
營屬馬伸橋地方接壤，計拾貳里；正西與黃崖關屬夔嶺地方接壤，計拾柒里；正
北與鎮標黃花山火道地方接壤，計拾伍里；東北與鎮標葦子峪地方接壤，計伍里；

東南與遵化營屬石門汛接壤，計貳拾里；西南與薊州營屬壕門汛接壤，計貳拾伍[里]；西北與黃崖關屬赤轄峪汛接壤，計拾里。

關於馬蘭鎮所管轄範圍與其下各營的防區，歷代史料語焉不詳。本圖冊提供了確切翔實的第一手資料，反映了清代中後期對京東東陵地區的軍事布署，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價值。

二、從《[清穆宗梓宮安奉陵寢路程圖（自白澗至桃花寺）]》 看清帝殯葬管理

中國科學院國家科學圖書館藏有一幅輿圖，編號為：史 580137，彩繪；紙本單幅，25.9×64.7cm；背面用紅紙裱背，墨書“薊州橋道圖”；四周標方位，上北下南。

該圖運用傳統的山水畫技法描繪直隸省順天府薊州城及附近的山巒、寺廟、行宮、橋梁、村莊，用紅色虛線表示道路，城垣、行宮、寺廟、村莊等建築採用寫實與形象結合的透視畫法，橋梁的可視與不可視的兩面用不同顏色區分。輿圖的東西側標“交界”。在西側略偏內，繪有二紅色方塊，用墨筆標注為“蘆殿地盤”與“黃幄地盤”，右有繪錯處，用宣紙覆蓋；在東側略偏內，則繪有一紅色方塊，標注為“蘆殿地盤”。圖東緣貼紅，上題：“自段家嶺交界起過白澗蘆殿地盤，至桃花寺蘆殿地盤止，計道八十六里六分七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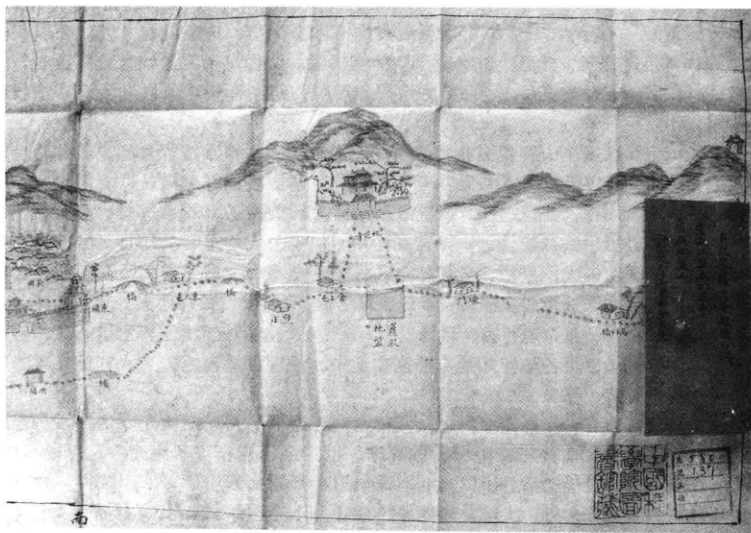


圖4 《清穆宗梓宮安奉山陵路程圖（自白澗至桃花寺）》右半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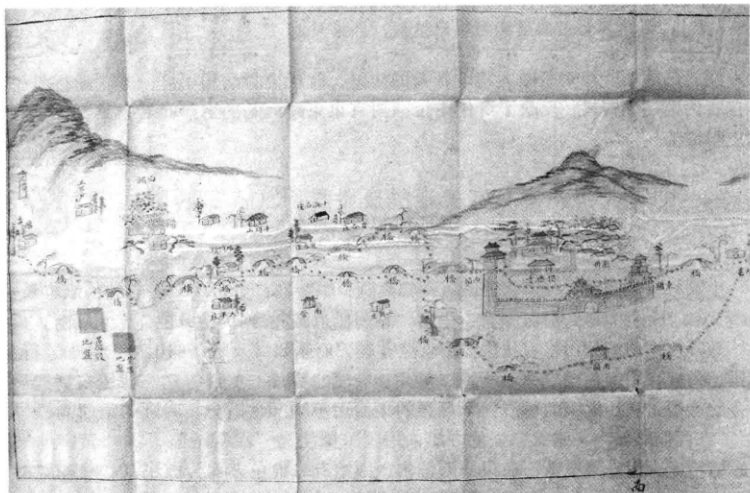


圖4 《清穆宗梓宮安奉山陵路程圖（自白澗至桃花寺）》左半幅

按“蘆殿”，為清代帝后梓宮遷至陵寢途中停靈場所，搭造最為考究，繚以黃幔城。^⑪薊州鄰近遵化州，此蘆殿當為赴東陵停靈所設。清代皇帝親送梓宮赴東陵者，計有世宗、仁宗、文宗與德宗，則此圖應繪於此四代，為皇帝親送前代皇帝梓宮預設行程所用。

清代梓宮從京城至山陵規格相當隆重。一般來說，從殯宮啟行直到東陵，路上需要六七天時間，所以沿途除要為帝后準備行宮外，還需搭建好蘆殿，以安置梓宮。嗣皇帝並不與梓宮同行，啟行之日，嗣皇帝在殯宮大門外跪送，並步送梓宮出京城，然後率領后妃趕赴第一站恭候梓宮。梓宮在途中，由王公大臣等官員隨行，沿途經過城門、橋梁，都要由內大臣祭酒，焚燒楮帛。梓宮將至蘆殿之時，嗣皇帝率王公百官預先在蘆殿的幔城北門外跪迎。梓宮安奉於蘆殿之後，“衆至大門外序立，陳設鹵簿，乃行哺奠如儀，奠畢，皇帝還行宮，衆皆退”。第二天，皇帝仍然跪送梓宮啟行後，趕赴第二站蘆殿恭候。以後各站皆如是。梓宮在途中，沿途百里內地方文武官員在道的右旁百步外跪迎梓宮，舉哀。^⑫

從這幅輿圖來看，正好描繪出由白澗行宮向東經過薊州城至桃花寺這一段行程的兩條路線，正符合帝后梓宮安奉山陵的程序，也正因為梓宮安奉路途中，每過城門、橋梁，都要祭酒，焚燒楮帛，所以圖上不嫌煩瑣地標繪出途中的每一座橋梁，而且薊州城中除行宮獨樂寺之外，大部分建築加以忽略，但三座城門卻清楚地標識在圖中。

清帝后赴東陵，無論是送葬還是謁陵，一般都是由朝陽門出京城，先後在東嶽廟和慈雲寺拈香、中伙，然後經通州、三河縣、薊州，最後到達遵化州的東陵。為路上

帝后休憩所需，清代先後在沿途修建了六座行宮以供駐蹕。這六座行宮自西向東分別為：燕郊行宮、白澗行宮、盤山靜寄山莊行宮、薊州城內的獨樂寺行宮、城東的桃花寺行宮和隆福寺行宮。本圖中繪製了行程所經的三座行宮：白澗、獨樂寺和桃花寺。

白澗是一條河流的名字。據《日下舊聞考》記載：“白澗在城西四十里，發源於盤山西峪，經流沙河，水色微碧，上有白澗寺。”^⑬白澗行宮位於香華寺的右側，地處盤山西麓，周圍景色十分優美，“白澗秋澄”為薊州八景之一。

獨樂寺俗稱大佛寺，坐落在今天薊縣城內武定街西側，坐北朝南，是由山門、觀音閣和東西配殿組成的一組完整建築群，是我國現存最古老的樓閣式木結構建築之一。^⑭據《日下舊聞考》記載：“獨樂寺不知創自何代，至遼時重修。有《翰林學士奉旨劉成碑》，統和四年（986）孟夏立石，其文略曰：‘故尚父秦王清談真大師入獨樂寺，修觀音閣，以統和二年冬十月再建，上下兩級，東西五間，南北八架，大閣一所。重塑十一面觀音像’。”^⑮在現存遼代建築中時代最早，上距唐亡僅 77 年，其保留唐代風格較顯著，自不待言，且製作精麗，堪稱上乘。^⑯

桃花寺位於薊州城東十里的桃花山上，正處在通向東陵大路的北側，乾隆九年（1744）下旨重修，又在寺旁修建了行宮。乾隆十年（1745），清高宗曾於此賦詩一首，題曰《桃花寺行宮作》，“招提據嶺復，望望紅霞殷。行宮構其旁，來往止頓便。昔我少年時，題詩松竹間。歲久日就圯，不復稅征鞍。往往過其下，輒為重留連。去歲稍修治，剪除棘與萑。匪同賦經始，成亦不日焉。春風二月半，輕輿歷薊田。山容宛相迎，軒榭相周旋。泉聲共松韻，似話夙昔然。為有緋桃花，含胎運芳鮮”^⑰。

為了保障行宮的安全，清政府在各處設汛置兵。“桃花寺汛看守行宮外委一員，守兵十一名，隆福寺汛看守行宮外委一員，守兵二十名，白澗汛看守行宮外委一員，守兵七名，邦均汛協巡外委一員，則俱由薊營分撥統轄者也”^⑱。

為方便安排帝后殯葬事務，負責的官員一般都要詳細計劃行程，並繪圖以供參照。清代帝后赴東陵送葬和展謁山陵次數頻繁，從聖祖到德宗，共展謁東陵 101 次^⑲，故此，這類東陵行程圖今日亦有若干傳世，如國家圖書館所藏《東陵圖說便覽》，便是光緒十六年（1890）德宗謁陵，直隸相關部門所繪製，其中將行程分為若干段進行規劃。因行宮要供帝后駐蹕，所以帝后每日行程，都要從行宮出發，再到下一處行宮為止，所以安排安奉山陵事務日程，很自然地就會以行宮作為分段的標準。

既然如此，這幅輿圖就應該是清代皇帝護送梓宮赴東陵安葬時，負責官員所使用的行程計劃圖，按路程分為若干幅，此圖即其中一幅。

那麼，這張地圖究竟是恭送哪位皇帝梓宮安奉東陵的呢？

從圖中描繪的兩條路線來看，梓宮是由白澗行宮南的官道向東，繞薊州城西門向南，沿薊州城牆，經過薊州城南門，在城東門外回到官道的；而嗣皇帝一行人則是取道薊州城內而赴桃花寺行宮，未在獨樂寺行宮駐蹕，而廬殿分別搭建在白澗行宮和桃花寺行宮南。此行程可作為判識的一個依據。

清聖祖的靈柩是在雍正元年（1723）三月啟行的，清世宗沿途於楊家園、小新莊之東、呂家莊之東、薊州城南和梁家莊駐蹕，最後送至景陵。^⑳清高宗梓宮啟行於嘉慶四年（1799）九月發引，清仁宗沿途駐蹕八里橋御營、王新莊御營、白澗行宮、呂家

莊御營、岳各莊御營。^①清文宗帝后的梓宮是同治四年（1865）九月從北京發引的，清穆宗與慈安和慈禧兩宮皇太后沿途駐蹕燕郊行宮、白澗行宮和隆福寺行宮，途中先後在東嶽廟、獨樂寺、隆福寺拈香。^②清穆宗帝后的梓宮啟行於光緒元年（1876）九月，先後駐蹕於燕郊行宮、白澗行宮、桃花寺行宮和隆福寺行宮。^③其中白澗行宮與桃花寺行宮的駐蹕過程與本圖相符，則這幅輿圖最大的可能，就是清德宗護送穆宗皇帝、孝哲皇后梓宮安奉惠陵的過程中，相關機構官員為安排途中事務而繪製，圖背所題“蘄州橋道圖”，顯然是後世收藏者或圖書館入藏時所擬，與主題不符，故本文擬題為《穆宗梓宮安奉陵寢路程圖（自白澗至桃花寺）》。

由此圖，我們可以形象生動地感知在封建禮制時代，“國之大事，唯祀與戎”。皇帝梓宮安奉山陵作為國家大事，其規劃、執行安排之周密，也可以瞭解到中國古代輿圖那撲面而來的濃郁的實用性特徵。

注釋：

- ①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清代帝王陵寢》，檔案出版社，1982年，第20頁。
- ② 徐廣源：《解讀清皇陵》，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第75—76頁。
- ③ 《清聖祖實錄》卷六十三，康熙十五年十一月丁酉條。
- ④ 《清高宗實錄》卷一百九十二，乾隆八年七月癸巳條。
- ⑤ 《清世宗實錄》，雍正元年三月己亥條。
- ⑥ 《昌瑞山萬年統志》下函卷五，馬蘭關考辯，轉引自徐廣源：《清代東陵的管理機構》，《故宮博物院院刊》1986年第4期，第59頁。
- ⑦ 光緒《遵化通志》卷二十七《職官·馬蘭鎮總兵》，《中國地方志集成·河北府縣志輯22》，第384頁。
- ⑧ 《清史稿》卷一百五十七《宗室耆英傳》，第11505—11508頁。
- ⑨ 穆隆阿為滿語人名，清代文獻中記有多人同名，一為正白旗滿洲人，咸豐年間跟隨勝保與太平軍在山東兩淮一帶作戰，咸豐五年（時年44）補授陝西循化營參將（《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第3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第483頁）。一為伯都訥滿洲鑲白旗人，其人起身行伍，久歷戎行，自咸豐年間在河南、安徽一帶作戰，立功起家，歷任伯都訥佐領、烏拉協領、伯都訥右翼協領、副都統、伊犁錫伯營領隊大臣（《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第4冊，第685—686頁；第5冊，第533—536頁）。一為阿勒楚喀鑲藍旗新滿洲人，同治九年八月隨軍出征烏里雅蘇臺起家，光緒二十四年，官至阿勒楚喀右翼協領（《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第8冊，第302頁）。還有一個是鑲黃旗滿洲人，咸豐四年，署察哈爾都統，同治五年，任西安副將，署西安將軍（章伯峰編：《清代各地將軍都統大臣等年表（1796—1911）》，中華書局，1965年，第263頁）。
- ⑩ 注：每自然段抬頭係筆者所加。又：為體現古籍原貌，凡原文中出現異體字，錄文中儘量照錄。
- ⑪⑫ 《乾隆朝會典》卷五十一《禮部·祠祭清吏司·喪禮一》。
- ⑬ 于敏中等編纂：《日下舊聞考》卷一百一十四，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892頁。
- ⑭ 金振東、劉春、董秀娜編著：《蘄州風物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3頁。
- ⑮ 《日下舊聞考》卷一百一十四，第1883頁。
- ⑯ 陳明達：《蘄縣獨樂寺》，天津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2頁。
- ⑰ 《日下舊聞考》卷一百一十七，第1929頁。

- ⑱ 民國《蘄縣志》卷八《故事·清之兵制》，《中國地方志集成·天津府縣志輯4》，上海書店、巴蜀書社、江蘇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80頁。
- ⑲ 楊珍：《清帝謁陵》，《紫禁城》1992年第2期，第13頁。
- ⑳ 《清世宗實錄》卷五，雍正元年三月丙午、丁未、戊申、己酉條。《清世宗實錄》卷六，雍正元年四月癸卯、辛亥條。
- ㉑ 《清仁宗實錄》卷五十一，嘉慶四年。
- ㉒ 《清穆宗實錄》卷一百五十四，同治四年九月。
- ㉓ 《清德宗實錄》卷十八，光緒元年九月。

（工作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